

广东省作家协会

五十年文选

50年
(1953 - 2003)

ZHONG PIAN XIAO SHU JUAN

中篇小说卷

下

花城出版社

广东省作家协会

五十年文选

(1953—2003)

中
篇
小
说
下
卷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 (1953~2003) 文选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10

ISBN 7-5360-4446-1

I. 广...

II. 广...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广东省—当代

IV. I21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4719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花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4.25 11 插页

字 数 345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套

书 号 ISBN 7-5360-4446-1/I·3545

定 价 (平装全套) 27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1953 — 2003)文选》

编委会

主 任：陈国凯 廖红球

副主任：谢望新 吴赤峰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康	伊 始	李钟声	吕 雷	陈国凯
杨羽仪	吴赤峰	何 敏	欧阳翎	金 岱
金敬迈	郭小东	饶芃子	黄树森	黄培亮
程文超	蒋述卓	谢望新	蔡玉明	蔡运桂
廖红球	廖 琪			

中篇小说卷

主 编：廖红球

副主编：谢望新 吴赤峰 伊 始

编 辑：沈仁康 陈 实 丘超祥 朱春花 刘曦光

责任编辑：方 亮

美术编辑：叶海燕 张林婴 陈忠毅

田 瑛：炊烟起处	(1)
梅 毅：纯真年代	(31)
陈跃子：女人是岸	(66)
张 欣：最后一个偶像	(98)
王海玲：好你个卷发的老洪	(175)
彭铭燕：车迷男女	(197)
南 翔：博士点	(250)
曹征路：请好人举手	(292)
叶曙明：垃圾成山的日子	(328)
吕 雷：大江月圆	(360)

炊烟起处

田 瑛

—

有船自下河来，两只，分别为杉木和青枫木造就。杉木船先些天到达，船吃水很浅，载一家人还那么轻巧，如一匹树叶随风飘至。来人不是路过，不是造访，一来就生根不走了。他们好像早就听说或晓得这块荒蛮之地，专门来此落脚定居的。

彭家人先入为主，他们尽兴挑选平坝地带归自家所有。半年前，他们和另一户田姓人家各置了一条木船结伴逃难，半途中，设酒席将田姓人家灌醉，弃下自家的青枫木船，悄悄调乘人家的杉木船打头走了。

彭家人将看中的地方提草为记，即于地头挽一草结，表明此地有主。这是人类带来的第一个风俗，一个具有某种霸占意味的风俗。

事隔数日，青枫木船才缓缓抵达。船吃水很深，要沉不沉的样子。这种行程将近持续一个月，现在总算到边了，可是田家人丝毫没有登岸的意思，船停泊在深潭中央不动，宁愿一副要沉不沉的样子。正是彭家烧夜火时分，一柱炊烟准时地从彭家窝棚顶上升起，形状酷似一只频频挥动的手臂。夕阳悬在河谷上空，夕阳像是特意等待这趟班船似的迟迟不肯落土。彭家老小发现了来客，并排站在河坎上齐声呼喊，既像是叫一个人的名字，又像是吆喝某种牲畜。作为同类，田家人始终不能明辨声音所在，于是，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应起来，天地间一时充满了人类的喊声，此起彼伏。喊的结果是青枫木船动了，徐徐向岸边靠拢。其实，这正是彭田两家关系史上的再度靠拢。

第二天一大早，两家主人相邀去勘地。他们都没有睡醒，或者吃醉了酒，一出门就迷失了方向。他们总是走不到一起，俨然两个梦游者各自东游西荡。几次相遇，你以为他们说点什么，没有。他们只是彼此友好地望一眼，然后擦肩而过。有时好不容易同路了，但是没有走几步，随便一棵树或一块石头又把他们岔开，你只有惋惜地看着他们背道远去。这样一天下来，他们丈量完了所有的土地，便在约定的地点碰头。末了，田主说：

看来，平坝都被你占了，剩下山坡是我的了？

你看呢？彭主说。

你看呢？

我看山有山的好处。

山是有山的好处。田主这样说，等于认了账。其实，这账是以一口气为代价的。从上岸的那一刻起，田家人就已经咽下了这口气。

二

这地方不存在季节更替，基本上只有冷热两季；天气也只有两种，非晴即雨。一开始，彭田两家对于季节的态度界限分明，可以说各有所爱。彭家人欢喜雨天，他们巴望天天落雨。彭家将平坝改造成了几丘山田、也叫雷公田，田要灌溉，唯一的水源全靠落雨。雨天是彭家最忙碌的日子，抢水蓄田等于抢收粮食，人牛皆不得闲。如果天气一旦晴朗，彭家人的脸上就会作出相反的反应，逐一阴沉起来。在彭家人看来，他们的农田不需要阳光，仅有雨水就足够了。所以，彭家老小对雨水充满了无穷的渴望。凡遇到晴日，彭家人就莫名地焦躁不安起来，就要派人出门看天，其余人一律呆坐家中，共同打发难熬的时光。有时，天边出现一丝乌云或一声干雷，彭家人准以为大雨将至。云和雷是雨的先兆，大雨往往隐藏在云或雷的背后。好几回，天老爷偏偏耍弄人，云和雷刚一出现就消失不见了，天空复现毫无落雨迹象，彭家人便加倍地焦急，开始诅咒或怨天怨地。假如天硬不遂人

愿，坚持要晴下去，那么人类自有对策。人类把自己放到最卑贱位置，面对苍天而跪，当然得筑一祭坛，杀一头牲口，将牲口头颅端置坛上。人类通常求雨莫不如此。彭家也不例外，他们把源于千里外老家的仪式照搬到新寨来，凡参与者，不管男女老少，一概打赤膊，裸露处涂满污泥，欲极尽人间可怜之相来感动上苍。天老爷一旦睁眼看见这副惨象，就会自然明白，原来太阳太大，晒得人衣服都穿不住了；难怪人身上脏成那个样子，也是天旱无水洗澡的缘故，看来应该给他们赐一场雨水了。

与彭家相反，田家欢喜晴天，天晴好上山。田家将所属的山坡砍了火畲，种植了桐树。晴天丽日宜于桐苗生长。作为一家之主，田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因为桐油意外地发财。这自然是几年以后的事情，眼皮底下他只能关注桐树长势。天上有一颗很好的太阳，他有一副很好的心情，就这么回事。天色已近傍晚，田公想他的好心情是可以保持到天黑的，不料在他收工途中出了变故，好心情便到此为止。面前是新命名的彭家湾，他无意中走进了彭家的求雨仪式，目光似水流过彭家老少的头颅和背脊，然后脸色像变天一样阴沉下来。彭家人没有发现来者，更没有察觉阴天的笼罩，他们仍旧跪伏在地，各自口中喃喃自语。讠语声声入耳，田公听到的是对晴天的无情诅咒。这一仪式倒是给了他某种启示，由此他酝酿好了另一场仪式，一场祭奠太阳神的仪式。雨季来临之际，田家人也将赤膊登场，和彭家的仪式形成打擂的阵势。田家人动用全部响器，诸如铜锣、锅盖、铍口、庖桶等等，凡人皆手持一件放肆敲打，意在驱赶吞噬太阳的天狗。据说地上敲一万下天上才听到一下，因此敲打是经久而绵长的，田家人在用一片虔诚和耐心期待着雨过天晴。

若天公果真有灵，定为人间的是非头疼。人类之间何以水火不相容呢？到底天晴还是落雨，真是晴也不是落也不是。原来天老爷也有为难时候。

三

屋场其实是一座屋场的废墟，它作为屋场的时间并不长。主人早

已经迁走，现在只剩下一片空旷的草地。人是不会无缘无故搬家的，人既然选定了它然后又弃它而去，其中必有缘由。

这自然是彭家屋场。假如你随意拨开一蓬草丛或翻开一堆瓦砾，就会发现彭家的历史掩埋其间。原来，彭田两家择地而居，事后才发觉，两家屋场之间，隔着一座酷似牛犊的山包，人们干脆叫它牯牛包。彭家居牛首，田家居牛尾，这样便形成了彭家牵牛田家赶牛的放牧局面。事情正由此引起。田家家境日渐兴旺，彭家有所不及。忽一日，彭家人都喊眼睛疼，全家老小同时患了一种眼疾，叫烂眼红，肿得眼睫毛脱落，各人只保留两道细细的肉缝。眼泪是止不住要流的，流泪使眼睛更加肿胀和疼痛。快找药去！快找药去！婆婆的声音像一道军令传开，然而从命的只有公公一人。彭公出门，全家人目送他走又期盼他早点归来。他却忘了找药使命，而是守候在通往田家屋场的路口作剪径状，一见田家人经过，他就猴子般跳拢去拦路截问：我看看你的眼睛！田家人的眼睛都好好的，看不出半点毛病。他不禁失望，也想不通，这才决定去寻找草药。走遍了牯牛包，也没有发现他需要的黄花草。后来，他枯坐在包顶岩板上想一件久远的往事。烂眼红是他家的遗传病，隔几年就集体发作一次。千里之外的老家，黄花草遍地皆是，那是伴随彭家家族而生的一种植物，专治彭家的眼病。没得药，眼睛会疼瞎么？彭公这样想着，竟然躺在岩板上睡着了。睡梦里，依稀听到一个非人非鬼的声音说：吃彭屙田！吃彭屙田！惊醒，四下逡巡，并无什么人鬼，只有适才那声音仍清晰地留在耳朵里。他离开牯牛包，来到与之相对的另一座山头回首遥望。在他破烂不堪的目光里，牯牛包不再是一座静止不动的山包，而是一头活生生的大牯牛，牛正张嘴嚼吃某种食物，整个彭家屋场是食物的一部分。他看呆了，很久才回过神来。他粗通一点风水，算得半个阴阳先生，选择屋场时，他是再三勘察的，怎么偏偏选了一处最背时的地方呢？半个时辰以后，他召来家人，大家一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放眼望去，一片糟糕的目光看到的是一片同样糟糕的风水。末了，彭公的鼻孔里哼了一声，并且狠狠地跺脚。这一哼一跺是一个危险信号，充满了恶

毒的挑衅意味，预示着将要发生什么或者已经发生什么。人类一切大大小小的争端或仇杀最初大概都始于某个人物类似的信号。

当天夜里，牯牛包上开天劈地响起了锤声。彭家以一把大铁锤作屠刀，开始宰杀害人的大牯牛。大牯牛卧在那里，卧在夜深处，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一堵岩壁是它的脖颈，人类就从那儿下手，大铁锤用劲砸下去，即刻火星犹如牛血飞溅。据田家人回忆，那个夜晚，锤声响彻通宵，最后，他们听到一声牛的长哞。经验告诉人们，大牯牛死了，那声长哞是它给自己留下的挽歌。牛颈根齐肩断裂，崩开簸箕大一块碎石。彭家几个后生合力，想将它掀下山去。可是那石头不遂人意，自己长了脚，偏不走斜坡，却匆匆忙忙朝另一个方向滚动，滚过平地，然后翻越牯牛头顶，轰地落到彭家大门口，霸蛮拦住人家出路。裂石滚过的地方，出现了一道很深的辙印，那是彭家历史车轮辗下的辙印。

裂石像一道天大的难题，摆在彭家人面前。一家人或站或坐或蹲聚于石头周围，情形恰似部落议事。彭公是当然酋长。现在，酋长通过一个手势询问家人，手势表达了无可奈何的意思。家人意见众说纷纭，所以表达起来是一连串花样百出的手势。

老大的手势像打太极拳，这可以理解为推翻的意思。

老二挥拳向下，用意也不言自明。

年幼的孙子不让动这块石头，他纵身一跃跳上岩板，脸上一股霸气。在很短的时间内，酋长已经易主，被一顽童顶替了。

彭公显然很不满意儿孙们的回答。他久久凝视远处山头，那儿有一道缺口，他的全部心思是如何填补那道缺口。他收回目光，再度审视面前的这块裂石，无意发现石头和那个缺口非常相似。唉，石头，石头，你怎么滚到我的家门口来了呢？他一时恍惚，虽然忘记了石头的来历，却分明暗示了石头的归宿。

于是，一家人用一根缆绳将石头捆了，再由几条扁担作配合，要把石头重新拖回山去。一个家族的力聚集在缆绳上悠悠地运行，速度缓慢得如蚂蚁搬食或太阳爬坡。跟随其后的一老一少，他们根本插不上手，只插得上嘴。家婆一路怨叹：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哟！少

的是孙子，一块本来可供他在上面玩耍的石头，现在正离他而去，一个伙伴正离他而去。他不能阻止大人們的行径，说出的话却足以吓倒所有的大人：哼，等我长大以后，还要把它掀下来的！

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事情。重复父辈的错误是彭家历史的一大特征。孙子的狂言遭到了祖父的严厉制止，祖父目光如刀直逼过来，孙子像受惊的蝉即刻止了声。一切仍旧有序地进行，旁观的少年暂且收敛了一颗小小野心和他的誓言。

一桶油灰弥合了山顶岩缝，牯牛包恢复了它的从前模样，然一头牯牛是否死而复生呢？天晓得。

这些日子，彭家人频频集结和出动。像一窝遭袭的野蜂，不得不放弃老巢而另辟家园。一家人都在忙于搬迁，新屋场选在坝田湾里。于是，以氏族命名的彭家湾便名符其实了。

田家人目睹了彭家搬迁的全过程。他们的脸色和内心一样复杂，说不清是怜悯还是幸灾乐祸。田家人细心地发现，彭家仅带走一应家什，却不见一头牲口。原来，所有的牲口皆瘟死于那个裂石滚落的夜晚。这场瘟疫居然没有殃及到田家，足以让田家人庆幸和不解。

以祖父为代表的彭家人眼疾始终没有好转，也不见更坏。时间久了，成一种遗传，人生下来就是烂眼睛。从此，彭家人看任何事物都不准确，偏见像另一种疾病传染给每一个家族成员。在他们看来，十五的圆月总觉得它残缺不全，太阳也是稀糟的一团，刚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水果，诸如梨、桃、石榴，等等，也有点点霉斑；相反地，他们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手指，倒是一样整齐的，并无粗细长短之分。他们去远处寻找黄花草，把草籽捎回。黄花草很快在本地繁衍，但它在这里失去了药效，再也医治不好彭家人的眼病，唯一的用处无非给新寨增添自然景色罢了。

四

自从这里有了人烟，不断有逃荒者寻迹而来，他们不知怎么听说

了这个地方，便乘了自备或偷来的小船、舢舨、筏子陆续抵达。河边，停泊了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船只，更多的船一经靠岸就搁置无用了，等待它们的是朽烂的结局。唯彭田两家的船例外，年年得到保养和维修。作为运载工具，它们的使命远没有结束，才刚刚启航，它们注定是要把两家人载往富庶的彼岸的。

彭田两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接纳了这些逃荒者。彭家的田和田家的山正缺少帮手，这些人一到，主仆关系便悄然形成。对于田家，他们是送上门的廉价劳力；对于彭家，其命运更加可怜。彭家失去了耕牛，他们不能像往年一样坐待春耕了。整整一个冬天，他们都在愁叹，充满了对牛的无限怀念和向往。当河面上出现一点帆影，那帆影星子般照亮了彭家人的眼睛。他们奔下河滩，像抢购一样俏货争得了第一批来客。这是一个五口之家，两大三小，贵客般的礼遇使得他们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一家人在火塘边坐定，惊异地打量主人，主人笑脸相迎，还端来一盆炭火供他们取暖。主人同样打量来客，他的目光重点放在男客身上。男客叫岩，岩身坯高大，粗壮，典型的北方汉子，典型的牯牛形象。几天以后，这牛果真就下到彭家水田里拖耙，尽一头牛应尽的责任了。

这是一种非常规的耕耘，当地说法叫赶田水。大雨在头上瓢泼，耕耙在板田里一寸一寸移动。连接耕耙的不是一个人和一头牛，而是人和人。在远处，在有水源的地方，具体说在彭公老家，是用不着如此春耕的。新寨则相反，春雨降临之日便是彭家手脚忙乱之时，人被雨水拧成的绳子牵着鼻子走，你不得不走。抢田水，抢季节，季节的翅膀一闪而过，倘若动作慢了捉不住它，等于打脱一个阳春。

这时候，我们必然要提到蓑衣，一种厚重的制品，它和这个季节的农事休戚相关。设若没有棕榈这一植物，我们不知道彭家人该用什么遮避风雨。胶、塑料乃至尼龙等等防雨制品的使用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对于当时的新寨更是遥不可及，所以蓑衣才是新寨人唯一的雨具，它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未过时也不一定。

岩就披着这样一件蓑衣穿行在春天的风雨中。类似蓑衣当然不止

一件，另几件归彭家所有，它们共同为彭家分担着雨季。由于故事需要，我们只能着重描述属于岩的这件蓑衣。在当地的蓑衣家族中，它算得老祖宗，陈旧，破烂，丢弃了又捡起，一位异姓人收留了它。从此，它和主人几乎形影不离，吃饭睡觉也懒得分开，恍若主人身上的一层皮。这层皮紧紧包裹了主人，尤其在他躬身而行耙田时，体形便和一头真正的牛无异。雨水落在蓑衣上，雨水打在牛背上，牛，耙，人，三点成一线，构成一幅天然画卷，悬挂在烟雨濛濛天地间，悬挂在季节深处。画面背景有时是白昼，有时是夜晚，夜晚景色尤其迷人。夜耕需要亮，于是点一束松明，松明在风雨中顽强地燃烧，它是一轮雨中的太阳，以往绑在牛角上，如今由人的一只手举着，照耀着彭家的耕耘之路。

彭公亲自掌耙。彭公把人不当人，当牛，手持一根平时打牛才用的细长竹鞭，口中斥骂声不绝，其架势真如喝牛。彭公内心焦急，雨水漫山遍野汇聚而来，他恨不能筑一道堤坝拦住那水，到需要灌溉时再放它出来。可是他无可奈何，只能眼巴巴望着它白白流走，最后消失在天坑里。

彭公手里掌管着一杆鞭子，俨然掌管了一串雷电，鞭子在空中一抖一抖。那是雷电的前奏。雷电凝聚在鞭梢，随时可能炸下来，落在岩的脑壳上或背脊上。岩浑然不知，只顾埋头拖耙。当乌雷果真轰顶时，他才惊愕地回首，作出一头牛不曾作出的反应。

东家，你怎么打我？

哦，打你，你说我为什么要打你？

岩这才回忆起适才情形，他几天几夜没得觉睡，实在太困了，大概迷了一下。

东家，我走不动了，只眯一下眼睛。

哦，是只眯一下眼睛，我不打你你晓得醒么？

岩想伸一下腰，腰成了一张定型的弓，怎么也伸不直。刚才那一鞭正好打在腰上，隐隐地有一点疼。因为隔着蓑衣的缘故，身上并不疼，只是感到心疼。

东家，你把鞭子收起来吧。岩说。

彭公不肯。我习惯了。他说。

彭公说他习惯了。习惯成自然，习惯是难以改变的。

岩无言，只好服服帖帖拖耙。作为牛，就得从命，这是牛的天职。

农闲时节，一切都闲下来，人，犁耙，还有蓑衣。岩的那件蓑衣歇挂在晾篙上，显出真正的悠闲自得。有风无雨的日子，它总是窥视屋檐外的天空蠢蠢欲动。挂在那里的只是它的躯壳，灵魂却离它而去，像一只外出衔泥或觅食的燕子，它的影子一次一次划过田畴，贴着水面款款飞翔。偶尔一声啼鸣，只有原野的风听得懂它的叫声，那是一件蓑衣呼唤风雨的声音。

五

相比之下，田家的帮工根就幸运得多。根不曾受岩那种牛马之苦，根接受的是一桩很松活的差事，一桩连几岁小孩也能轻易完成的差事。

大清早，田公叫来根，吩咐道：你去取个火吧。

取火？去哪里取火？

去彭家。田公说。

根哦了一声，这才发觉，田公家里异常冷清，火塘浇湿的，堂屋地面有水冲洗过的痕迹。昨夜的一场风雨，对于田家不啻灭顶之灾，狂风揭开了茅苫，雨水趁虚而入，顺着天窗漏进火塘，火熄了，火塘成了水塘，连置于墙角的备用火镰岩也打湿了。

唉，人背时，屙尿都打湿裤裆。田公叹息道，神色十分沮丧。

取得火，我给你一个月工钱。田公又说。

根欣然应允。根吹着口哨上路，哨声悠扬。他两唇撮起，这是口哨的基本形状，哨孔直通到内心深处，一股喜悦从那里汩汩流出。此时，根全然脱去叫化子之壳，摇身一变成得意忘形之人了。他扯起趟子飞跑，他真的跑出了飞翔的速度，风在耳边呼呼作响，在他听来，

恍若火笑客的声音。南方山区农户都有一口神奇的火塘，稀客将至，它皆能预知，哈哈哈哈哈，便事先发出类似人类的笑声，笑迎客人到来。

汪汪汪，一阵狗吠代替了火笑，根方知己抵达彭家屋场。狗不是火，狗天生不懂人间礼节，不会待客，只会逐客。狗是黑狗，牙齿却极白，吠人时，咧开犬牙交错一张嘴，样子恶得像要吃人。人对付狗有招，人就地屈膝一蹲，这一蹲并非向狗类屈服，而是窝藏杀机。狗最怕这一手，以为人捡岩头打它，遂本能地卷尾而逃，钻入地楼板脚里再不肯出来，吠声仍不绝。于是，空旷的地楼板下充满了狗虚张声势的吠声。

彭家还没有开大门，彭公先是在门背后缝隙处偷窥来人，在一道狭窄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扁形人体，待开门再看，人依然扁形。这是眼睛破烂时期看人的特殊效果。根说明来意，说昨夜头东家茅屋漏雨，浇熄了火，他是专门来取火的。

漏雨？取火？彭公满腹狐疑。

是的，骗你不是人。根赌咒道。

彭公翘首朝田家屋场方向瞩望，望出一脸乌云。以往每日这般瞩望，回回如初，今天才有些异样。正值煮早饭时分，田家屋脊不见炊烟。火塘是土地，缺少火种，自然长不出炊烟之树的。彭公通过眼睛证实了来人所言是真，脸上方云开日出了。他的烂眼睛就在这一瞬间不治而愈。当着根，彭公毫不掩饰自己幸灾乐祸的表情。嗨，田家怎么会出这种事呢？田家也有求人的时候。

根并不知道彭田两家早已疏于来往，个中缘由只有两家主人明白。根只记得自己的使命，赶快把火取回去，东家正等着烧早火哩。

火，有，有。彭公遂显得热情似火，他把根引至火塘边，你看，我家的火旺得很哩。

火的确很旺。一堆干柴码在旁边，那是火常年不熄的源泉。根想这就是新寨唯一的火了，欲伸手去取，不料半途遭到了阻拦，手反被彭公鹰爪般的手钳着动不得，清疼的。

慢着，取火喊你主人来，我就给。彭公说。

根想不通，取个火为何非要主人出面呢？他委屈至极，空手回去如何向主人交差？讨米生涯使他习惯了乞求，情急之中他想到了下跪，便决定不惜一切也要把火取回去。我求你了，我给你磕头。他说。

磕头也没得用。彭公心肠很硬，口气也很硬。

管他有用无用，先把头磕了再说，反正叫化子生成软骨头，头不磕白不磕，留着也不值钱，于是就一厢情愿双膝一弯跪下去。

世界上有些东西磕头可以得到，有些东西用脑壳换也枉然，彭家的火属于后一种东西。

田公以一个农人惯见的姿态蹲在他的屋檐下、阶沿上，两手各握一块火镰岩反复击打。这些火镰岩平时酣睡在干燥处，倘若不出现漏雨，主人永远不会惊动它们，任它们长眠不醒的。现在，一旦被取出，就成了两只独角兽，被主人操纵着斗殴起来。主人把自己的某种情绪转嫁给它们，让它们死拼，两柄尖角频频撞击出火花，溅到事先预备好的棉绒和干草上。棉绒和干草相当于猎人布置的圈套和陷阱，专门用来捕捉火花的。但火花远不及一般猎物易得捕获，它倏忽一耀，一闪，然后一溜烟不见了踪影。田公一点也不着急，显得极有耐心，他发誓要自己取出火来，否则是不会轻易罢手的。田公再现了人类祖先击石取火的原始情景，丁丁丁的脆响持续不断，好像从远古一直响到如今。

彭公也蹲在自家屋檐下，张耳谛听田家屋场动静。打岩声隐约传来，像一个穿钉钉鞋的人朝他走来，那鞋一下一下踩在他的心尖上，压迫得他好难受。他的心恍若一块火岩，正被田公捏在手里，打岩声不止，他心跳不止。

你做事没留后路哩。他自言自语说。

要结仇了哩。又说。

和田家结仇，非彭公所愿。他怕的就是结仇，但他实实在在做了

一件结仇的蠢事。

他叫来长工岩，交待说：“快给田家送个火去！”说完又后悔了，觉得做了一件更加愚蠢的事情。话既出口，收不回，便只好心里骂一句：狗日的，算老子再输你一回！

岩遂入火房，从火里抽取一小截火柴头。送火途中，岩唯恐人们看不见，他高举着那火，同时高举着彭家的慷慨和吝啬。忠厚者有时也难免轻狂，一如岩。岩不愧为彭家的使者，走路大摇大摆的，一副典型的彭家风范。岩手中的火流星般划过寨空，然后陨落在田家屋场。

快莫打了，我把火带来了。岩说这话时，人已立在田公跟前。他把火递过去，把一个天大的人情递过去，火只差触到田公的鼻尖。

田公似没有听见，也未看见，他只顾敲打，心思沉浸其中。偶尔抬头，与岩目光相遇，并不觉意外，而像早有预料，意外的倒是岩。

火，喊你东家送来。田公说。

岩愣在那里，他猜想田公在赌气。他和根一样不得明白，取火，送火，这理应由下人做的小事，为何都偏要主人出面呢？他们皆属外人，弄不清东家之间芥蒂所在，两家主人似乎都渴望相见却又躲着对方，其中奥妙深得无从探知。

现在，岩专心致志看田公打火。田公的手磨起了泡，一串生葡萄样的血泡。岩想你这样打得出火才怪哩。

真的怪，真的打出了火。火成全了田家，死灰复燃，重新烘热了冷却的火塘，潮湿的茅屋也随之干爽如初。炊烟升起来，炊烟长成一棵树的形状，很直，很招风，不得不令彭家人刮目相看了。

几天以后，彭公和田公在路上不期而遇。大碰头，彼此都想躲开对方为时已晚，于是索性大大方方打招呼，坐下，抽烟，讲闲话，亲热得如同兄弟。他们的话题绕山绕水，始终沿着田家的桐山和彭家的水田徐徐而行，只字不提火的事，离火远远的，生怕一不慎惹火烧身。其实，他们正从事着一桩火的生意，抽烟需要火，劣质草烟尤其需要火的传递，一袋烟往往要熄无数次火，于是，一颗火种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烟抽得断断续续，话也断断续续。他们谈论